

## 繁盛

李娟

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走到高处，突然看到前方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下，抚地大哭。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开渠垦荒。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锹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如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它们先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这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

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捕捞小鱼，晾干，喂养牲畜。牲畜吃得浑身鱼腥气。冬天牲畜被宰熟后，肉汤都是腥的。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河两岸上下漫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无论在种子播下之后，还是农作物丰收之时，这片土地看上去总是空旷而荒凉。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荒野中两行轮胎印。水渠也是新的，水泥坚硬，渠边寸草不生。仿佛一切刚刚开始。只有那条河旧了，老了，远在数公里之外。河床开阔，水流窄浅。鱼几经周折后又回来了，彼此间一条远离一条，深深隐蔽水底阴影处。

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它过于贫瘠，向日葵又太损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地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各种天

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我因对蒙学没什么兴趣，加之先生年岁已高，也肯定没有全副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所以开始并未重视。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讲诵版”，并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这些讲诵有人大赞，有人大骂。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一首，一听之下即为叫绝。先生真的太会讲诗了，即使随便给孩子讲讲，也不失精彩。急忙买回，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其实，很多诗并没有像《登幽州台歌》那样讲得仔细，也许有些诗根本不能讲吧，硬讲并不见得明智。只是，这一读，引起了我对“给孩子”的思考。

“孩子”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宽泛些说，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六七岁前的孩子，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个朋友，据说四岁就能背诵《长恨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理解尤其不深入。家长望子心切，往往很早让孩子背诵，我以为决非明智。那么，从六七岁到十八岁，起码有两个阶段，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假如“给孩子”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力虽佳，领悟力却未成熟。除了罕见的天才，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家长们也许想不到，孩子在轻而易举地背熟这些诗句的同时，却可能因此永远丧失对诗句的真正体悟。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但是说来可笑亦复可怜，我竟对以前幼时读得极熟的作品，反而麻木无所感受了。因

灾，各种意外。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

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九十五岁高龄的外婆也被带到地头，出发头一晚，无星无月，我们连夜处理种子。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锹不停翻动种子，使之均匀粘染红色的农药。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又漫长。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这些种子的红色军团，在地底庄严列队，横平竖直。那时我妈和我叔叔就是点兵的大王，检阅的首长，又如守护神，持锨站在地头。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外婆不愿离家，她在屋里咒骂，却无可奈何。她年迈衰弱，已无法离开我们独自生存。她的痛苦与愤怒也渗入这红色。同时渗入的还有我的悲哀与疲惫。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黑暗般坚定不移的红色。

仿佛端着满满一碗水站在悬于万丈深渊之上的一根丝线上，我手持手电一动也不敢动。仿佛眼下这团光芒是世间最脆弱的容器。

我只跟去地头帮了几天忙，刚播完种子就离开了。听说第一年非常不顺。先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还能做到互利互助。可一到灌溉时节，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锹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是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提防被下游截走。后来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田间地头堆满花花绿绿的农药瓶。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一点点长大的生命，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二十来亩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两三家。河下游另一块耕地上，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元。

冬天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操他先人，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后来打下来的那点葵花籽留够了种子，明年老子接着种！老子不信，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外婆倒是很高兴。她说：“花开的时候真好看！金光光，亮堂堂。娟啊，你没看到真是可惜！”

赛虎不语，依偎外婆脚边，什么都没所谓。

整个冬天，阿克哈拉洁白而安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鸭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向河面冒着白气的冰窟饮水。我随之而去。突然又想起了鱼的事。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